

理學的基礎上催生了徂徠學，塑造了日本近代思想的結構；程朱理學在韓國保持不變，成為其民族主義的組成部份。換言之，文明融合的結果會在深層結構上顯現出來，成為傳統社會現代轉型的隱變量。二十一世紀，中國之所以變成今天這樣的社會，離開文明融合的模式是無法理解的。

其他軸心文明的現代轉型亦不是如此嗎？歷史上除中國和印度超越視野結合外，還有其他文明融合。當然，在不同軸心文明碰撞和互相交往中發生的文明融合，其規模和歷史影響都不如中國那麼大。如伊斯蘭教跟印度宗教也有過融合。伊斯蘭教裏有一個蘇菲派，蘇菲派就是接受印度宗教的超越視野產生的。我們知道，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有一個基本的觀念，就是神是不可思議的。人不可能通過修煉跟神合一。神要拯救你，你是微不足道的，有什麼資格和神合一？蘇菲派通過冥想跟神合一，這是東方觀念啊，不是純希伯來宗教。在伊斯蘭教看來這還了得！它是絕對的異端。實際上，蘇菲派產生在阿拔斯帝國的衰落之際。據考證當時印度宗教跟伊斯蘭教互相交融。這種異端只有伊斯蘭教跟印度宗教融合才能產生。

此外，印度還有錫克教，也是伊斯蘭教跟印度宗教的融合結果。伊斯蘭教統治印度跟統治阿拉伯地區是不一樣的。印度是個種姓社會，莫臥爾帝國統治印度，靠的是伊斯蘭教徒凌駕於所有種姓之上。在印度教看來伊斯蘭教徒本身組成一個高級種姓，所以統治長了以後，伊斯蘭的統治者變為高級種姓的觀念被伊斯蘭教徒接受。這就產生了亞洲式的伊斯蘭教，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文明融合的結果。這個